



一部讲述农村美丽姑娘进城当官家保姆的真实故事

组织部长家的小保姆

范家庆◎著

貌美如花的小保姆，
踏入组织部长的大宅，
开始了一场难以言说的官场奇闻。
一些秘密的故事，
一些辛酸的遭遇，一些沉淀的思考……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组织部长 家的小 保姆

范家庆◎著

貌美如花的小保姆，
踏入组织部长的大宅，
开始了一场难以言说的官场奇闻
一些秘密的故事，
一些辛酸的遭遇，一些沉淀的思考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陈鹤良

责任编辑：陈鹤良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组织部长家的小保姆 / 范家庆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80742-863-3

I. ①组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7058 号

组织部长家的小保姆

范家庆 / 著

策划编辑 朱光甫
特约策划 符马活 冷 静
责任编辑 贺芳心
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
电 话 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印 刷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 × 990mm 1/16 印 张 19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 29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80742-863-3
定 价 3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5-2010-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穷花想要进城挣钱 / 001
- 第二章 “上床保姆”咱不干 / 015
- 第三章 小保姆的“三围” / 028
- 第四章 我把保姆送给你 / 042
- 第五章 娇艳的土包子 / 057
- 第六章 画廊玄机 / 072
- 第七章 组织部长家的新保姆 / 088
- 第八章 行长和局长的秘密 / 101
- 第九章 大床下的秘密 / 118
- 第十章 小保姆对行长的承诺 / 137



目录 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书记和行长的博弈 / 148
- 第十二章 秀色可餐的“鸿门宴” / 158
- 第十三章 小保姆的盗窃计划 / 174
- 第十四章 “你跟我上床,我给你爹治病” / 190
- 第十五章 上床保姆再兼账房先生 / 203
- 第十六章 挣够钱给爹换肾 / 219
- 第十七章 怀孕的保姆 / 235
- 第十八章 徐家的三人会议 / 245
- 第十九章 成功的手术 / 259
- 第二十章 三驾马车最后的风光 / 273
- 第二十一章 小保姆最后的敲诈 / 282

第一章 穷花想要进城挣钱

吴穷花二十岁了。

穷花生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土地上,老少边穷地区也就是革命老区、少数民族地区、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简称。穷花的家乡除了不是少数民族地区外,其余的三项都占全了,但归纳起来也就贫困地区这一条最具特色。当地有一段自编的顺口溜说:“交通基本靠走,治安基本靠狗,通讯基本靠吼,娱乐基本靠手。”

穷花的妈妈走得早,家里只有穷花她爹吴解放和挨肩儿长大的五个姐妹。吴解放给五个闺女分别起了五个好听的名字:金花、银花、桃花、梅花、穷花。吴解放给大女儿、二女儿取名金花、银花,是因为穷怕了,可随着后面的几个女儿又相继出世,如果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的顺序取下去,不仅越来越不值钱,做闺女的名字也显然不合适。吴解放灵机一动,又在“花”上做起了文章。三女儿是春天生的取名为桃花,四女儿是冬天生的取名为梅花。

吴解放的第五个女儿取名为“穷花”,则是另有一番来历。

吴解放的婆姨先后五次生产都是在家里分娩的,除了在生金花、银花的时候请过接生婆到家里来助产外,以后生娃儿索性连请接生婆的钱也省了。一是她自恃生孩子已经是熟门熟路,二是她怀的胎儿瘦小,不像城里的婴儿生下来都有七斤八斤的,生起来相当费事。因此,她生桃花、梅花时,都是采用自助式生产,而且这两次生产过程也十分顺当。可是她在生穷花的时候,偏偏大意失了荆州,不知道是卫生纸不干净,还是剪脐带的剪子没有彻底消毒,得了农村里称为



“产后风”的产后败血症。因为家里的那点现钱实在无法鼓起他们上医院的勇气，吴解放只好让婆姨先在家里拖上几天再说，眼看她快挺不过去了，吴解放才找人帮忙把婆姨抬到乡卫生院。大夫看过病人后说，卫生院条件太简陋，药物也不齐全，要立刻转到大医院去瞧，但病人病到了这个程度才来治，恐怕大医院也回天乏力了。

从乡卫生院回来只过了一天，吴解放的婆姨就撒手西去了。

吴解放办完了婆姨的后事以后，看着眼前是一排溜的五个无娘的女儿，不知今后如何是好。只过了十天时间，吴解放看上去一下子就衰老了十岁。因为婆姨是生娃儿死的，所以他把最后一个一出世就没娘的娃儿取名为穷花。

吴解放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添丁进口带来的喜悦和哀愁。他天天看到太阳从东山头升起，依旧又在西山头落下，这样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年。

穷花就是在这样的乡镇、这样的山村、这样的家庭里，吃国家的救济粮、穿城市的捐赠衣，一直生活了二十年。

在穷花二十年的生命历程里，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、可歌可泣的大事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现在的穷花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一个大姑娘。穷花天然雕饰，素面朝天，不但美丽而且健康。

所有在穷山村里长大的农家姑娘，都具有天生的健康优势，她们属于绿色环保型的：她们从小就没有见过西方称为垃圾食品的洋快餐，所以没有性早熟之忧，这是其一；其次，山区的空气里没有汽车尾气污染，因此她们不必担心自己身体里的铅含量会超标；第三，她们基本上从小吃素，从来不存在营养摄入过多的问题，因而不必像大城市里的淑女们那样，花大把的银子去减肥、花上许多气力去跳健美操……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。单从健康角度去分析，穷也有穷的好处。虽然把穷的好处和穷的坏处放在一起比较，前者的好处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
这年除夕前的第三天，吴解放的堂哥吴新生的儿子大春回来了。大春在南方的大城市打工，和大春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的女朋友袁桂香。

大春不顾回家的一路鞍马劳顿，回家第二天就带着他的女朋友，一起来看望堂叔吴解放。大春送上了一整条卷烟后，向吴解放介绍了自己的女朋友：“叔，她是咱女朋友袁桂香，贵州人。她和咱在同一个小区上班。咱当保安，她做清洁工。”

吴解放看了袁桂香一眼,这个贵州女子生得小巧了一点,皮肤黑了一些,五官生得基本端正。靠山村的小伙子只要能找上媳妇儿,不宜对媳妇儿过分挑剔。他问大春:“你俩对上象就快要结婚了,准备啥时办喜事?”

大春的回答令吴解放大跌眼镜:“啥时办喜事还没想过。不过办与不办都无所谓,咱俩三年前就住在一起了。”

“那咋成?你们不怕别人指着你们的脊梁骨说闲话?”

大春很耐心地向吴解放作了解释:现在时代不同了,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,越来越精彩,不但有同居的(他和袁桂香就归入同居这一类),还有试婚的。试婚中如有一方不满意,就和购物不满意可以退货一样,当即一拍两散,谁也不欠谁的。当然少数时候也有被男方甩掉的女方心理不平衡,向男方追讨青春损失费之类的纠纷,不过女方把官司打到法院也是白搭,法律不保护非法同居关系。人的身体试都试了,要点钱能补偿个屁?无非女方是想弄一点钱,下一回馆子,添两件衣服,为下一次试婚做些准备罢了。

吴解放认为这里面有些不妥:“大姑娘和别人试过婚,还有谁会再要她?”

“现在城市里没有多少男人在乎娶的媳妇儿是不是处女。那些二十来岁的大姑娘,如果至今还是处女身,她们自己还发急呢。这证明从来没有男人看得上她们。”

吴解放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

大春的到来,让穷花真是一惊一喜。惊的是刚才大春有关同居的一番高论,喜的是大春这次带回来一台十八英寸彩色电视机。这是城里人淘汰下来的二手货,大春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买下的。大春说等他明天安装好电视机室外天线,再把电视机调整好后,请穷花前去试看。穷花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过电视,而且一下子跨越过黑白电视阶段,一步跨入了彩色电视时代,不由得喜笑颜开。

大春又说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总不能老停留在“娱乐基本靠手”的原始水准上,这次给他爹买了台彩电,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。还说只要穷花和她爹想看电视,尽管随时去看。

大春又问吴解放:“叔,穷花也不小了,找下婆家了?”

这几年吴解放先后把四个闺女都嫁出了门,只把穷花留在身边,打算招个上门女婿为自己养老送终。大春说:“叔的想法没错。不过咱的看法是,即使招了



个妹夫上门,在咱们靠山村的土里刨食,一辈子还是离不开一个‘穷’字。咱看不如让穷花出去打工,等穷花在城市里打下根基,把叔也接过去享上几年清福,不逊过大伙都死守着这个穷地方?哪里的黄土不埋人?”

吴解放对大春的话一笑了之。他毕竟老了,又没啥见识,只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。他未到山穷水尽、穷途末路,是下不了决心跨出这一步的。

可是大春的话拨动了穷花穷则思变的心弦。这一宿穷花辗转难眠,一直折腾到了天亮。

第二天,穷花就到大春家找大春。她首先是想看看大春的彩电调试好没有,求个先睹为快;另外一个想法是想和大春聊聊她昨天晚上想了一夜的心事。

大春刚刚安装好电视机室外天线,沿着旁边的斜土坡从窑洞顶上下来了。他看见穷花站在窑洞前,便问:“穷花,咋不进去?袁桂香在里面,咱爹也在。”

“咱在这里看你摆弄天线来着。咱在等你下来,好一同进去看电视。”

穷花和大春进了窑洞,吴新生正端坐在那里看电视。电视里正播放着全国模特大赛的泳装比赛,一个个女模特在小肚子左边挂着注明编号的号牌,在乐曲声中,穿着三点式泳装在T型台上走着猫步。女模特走到台前后,先搔首弄姿摆个造型,然后转身扭着屁股走向后台,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,不厌其烦地在T型台上返来复去。

吴新生在村上算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,但是,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群如此裸露的女人身体,眼睛不由得瞪得挺大,嘴也是半张半合。他不明白这群女娃儿走来走去究竟为的啥,但那一扭一扭的屁股看得心里很过瘾,可惜在此时此地,他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聊天的人,他的全部感慨只好烂在肚子里了。

穷花进门就看见了电视上那些女模特们,她一下脸红了:“大春哥,那上面的女娃娃们怎么不穿衣服?”

大春和袁桂香到大城市去了多年,电视上播的游泳比赛、外国电影里的外国娘儿们,都穿三点式,早已见多不怪了:“咋没穿衣服?她们穿的是比基尼泳装。”

袁桂香做着家务也插了一句玩笑话:“这衣服省布料,买一尺布可做七八套。”

穷花又问:“大春哥,你看到的城里女人都穿这个?穿这种衣服在咱这里还不羞死人?”

“比基尼可不是城里人发明的衣服,是乡下先有,城里人跟着学去的。”

“咱乡下可没见过这种见不得人的衣服。”

“咱讲的乡下不在中国,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名叫比基尼的小岛,岛上的女人就穿这种三点式的衣服下海游泳,后来让城里的外国佬偷学去了。咱中国又从外国佬那里学来的。”大春把在城里道听途说的一点学问卖弄给了穷花。

穷花看到有的女模特下身穿的裤子实在太小了,只有前面巴掌大小的三角形布片挡住了羞处,一根布绳子从胯下兜过来,布绳子深陷在屁股沟里,两片白晃晃的屁股片子全裸在光天化日之下。穷花真想不明白,她们的羞耻心到哪里去了。穷花看到女模特穿戴的上衣,倒有一点好感,虽然上衣把半个奶子露在外面也不好看,但是女人穿上了这种上衣,走路的时候两个奶子不会像两只小兔子似的上下乱蹿,这上衣还是挺实用的。穷花不知道这上衣就是最平常不过的胸罩。在以往向贫困地区捐赠的衣物中,从来没有人捐赠过胸罩,所以她也没见过、用过胸罩。胸罩这东西,城里的女人一人都有好几个,洗过的胸罩就挂在迎大街的窗口晒着。穷花也想有个胸罩,但当着窑洞里两个大男人的面,她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
穷花见电视上那些女模特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,感觉没有多大意思,她想单独把大春叫到外面去,把她想了一夜的计划和盘托出。

大春跟随穷花到了窑洞外。他问穷花:“你叫咱出来有啥事?”

“你昨天在咱家说的让咱出去打工的事,咱整整想了一宿,想把心里话说给你听听,你帮咱合计一下,看咱想得对不对?”

大春说:“中。这事恐怕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。你在这儿等着,咱进去拿张长板凳出来,咱俩坐下来慢慢地说。”

大春很快把长板凳拿来了。俩人坐定后,大春说:“你有啥想法?说说看。”

穷花先看了一眼大春家窑洞顶上的电视天线,转过头来面对着大春说:“咱在靠山村过了二十年,回想起来这二十年过的日子和咱家的鸡差不多,鸡靠别人喂的食活着,咱靠吃政府发的救济粮、穿人家送的旧衣服过日子,这样一直过下去,虽然饿不死也冻不着,但咱的将来和咱爹、咱娘也没有啥不同。这日子过得真没啥意思。”

大春说:“咱们村上人过的日子,家家还不都是这个熊样。过得好的人家和过得差的人家相差挺有限的。大伙穷惯了,穷日子穷过,也没有几个人觉得有啥



不妥。这世界人毕竟是富人少穷人多,就是在大城市里,像咱这样的穷人也不少,也有上不起学,也有吃不起肉的。这几年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,下岗失业的工人有好几千万人。他们在城里吃低保,和咱村里吃救济粮的人也差不多。”

“啥叫吃低保?”

“低保就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。由政府定一个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数,比如说是两百块钱还是三百块钱。你家每月的人均收入达不到这个数,就由政府给你补上,保证你不至于饿死,这和咱这里发救济粮的做法差不多。城里人的低保标准看起来比咱们的救济粮强,但其实他们住的房子、喝的水、交通费用、烧的煤气、电话费等等,样样都得自己掏钱,菜也比乡下贵出了许多,这样算起来,他们的日子也和咱村的人差不多了。”

穷花有点想不通:“他们为啥不像你那样去打工挣钱?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,找份工作总会比咱乡下人容易些。”

“城里的下岗工人是虎死不落架。他们岁数大、文化低,现在的企业都想要有文化的年轻人,能不收下岗工人就尽量不收。城里找工作的年轻人也多得扎堆,他们哪里竞争得过这么多到处找饭碗的年轻人呢?剩下的都是些又脏又累的活儿,他们又不愿意干,就把这些工作岗位,让给咱乡下出来打工的人。假如他们都抢着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的话,城里哪会有咱们乡下人的工作机会?”

穷花又问:“你的女朋友袁桂香在城里做清洁工,清洁工每天做些啥?”

“咱当保安的那个小区是个富人区。桂香做清洁工,她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清扫小区里的道路,拾掇小区里一个个垃圾箱,把垃圾集中起来运到垃圾转运站。外面收拾完了,还要清扫大楼的楼道、擦洗楼道的楼梯扶手和楼道里的玻璃窗。那个小区很大,每个清洁工包干一片小区。城里人讲究干净,小区里面的道路一天就要清扫三四遍。桂香从早忙到晚,哪天不是累个半死。”

穷花现在终于明白了一点,在城市里谋生的乡下人,过得也不容易,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城里人,同样过得不容易。但是,今天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外面的花花世界,仍然深深吸引住了她。她那个不起眼的胸罩上,也看出城市生活的精彩。她昨天之所以想了一宿无法入睡,就是因为她对城市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幻想。她依然梦想有朝一日,她能够融入那个精彩纷呈的城市世界里。

穷花又问大春:“去城里打工,除了当保安、清洁工以外,还有啥可以干的?”

“乡下人到了城里,有干清扫马路、公共厕所的环境卫生工作的,最多的是干建筑工,还有收破烂的和做小商小贩的,反正都是一些又脏又累的苦活,像你这样的女娃儿肯定干不了。”

“城里没有适合咱干的活?”

大春突然想起了什么:“咱想起来了,城里倒是有一项活适合女娃儿干的。”

“啥活?”

“做保姆。”

“做保姆咋做?”

“做保姆就是帮东家干家务活。”

“帮东家干家务活?咱成。”

“你那么自信?咱看你成不成还不一定。”

“为啥?”

“城里人家规矩多,新玩意儿也多。你会使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洗碗机吗?”

“这咱都不会。城里人家的规矩咱可以学,咋使那些新玩意儿,咱也可以慢慢学。世上还有学不会的东西?”

“那当然不会有。你当真想出去打工?”

“嗯。”

大春故意逗穷花:“你爹不招女婿啦?”

“招女婿是咱爹的主意。你啥时候听咱亲口说过咱有招女婿的意思?”

“咱是没有听你自己说过,咱逗逗你的。看你紧张成啥样?”

穷花有点不高兴:“咱和你说正经事,你可好,拿咱开玩笑。”

大春见穷花面有愠色,连忙把话打住。他说:“你想了一宿,就是下了决心要出去打工?”

“咱是想出去打工又怎么着?”

“咱叔那一关你就过不去。你爹想留一个闺女在身边养老,他舍得放你走?”

“咱的事咱自己做主。只要咱拿定了主意,咱爹拦也拦不住。现在咱爹岁数不算大,身板也结实,身边离了人也能自己一个人过。咱要是现在不抓紧时间走,等过了几年他真需要人伺候的时候,咱想走也不敢走了。”



“你想出去打工的事和你爹说了吗？”

“现在还没说。咱不是先来和你合计来着？咱先把外面的情况问实了，咱自家心里有了底，再和咱爹说。”

大春从穷花的话里得出结论，穷花今天找他合计出去打工的事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，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：“你打算啥时候跟你爹说？”

“明天就年三十了，等过了年再说。你啥时候回去？”

“咱大年初五就得走。”

“你这么急着回去？女朋友都带回来了，城里还有啥放不下的？咋不在家多住些日子？”

“城里没有咱的金山银山，有啥放得下放不下的？咱急着回去是要上班，替换那些在大年里上班的弟兄，让他们也能歇几天。保安公司只准了咱这几天假，超假了保安公司要罚咱的款。”

“你是端了人家的碗，就得听人家的管。你可没咱自在。你啥时到咱家来开导开导咱爹，帮他换换脑筋？”

“咱年初一来给你爹拜年，就顺便和他说说你打工的事。”

穷花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你到咱家来的时候，最好和袁桂香一起来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你和咱爹闲聊的时候，多说点桂香她打工的事。桂香从大老远的贵州都能出来打工，咱为啥不能出去打工？把桂香摆在头里，咱再和爹说出去打工的事，不就好说多了吗？”

大春听了大笑：“咱真没看出来，你是人小鬼大。”

穷花见想说的都说了，想问的都问了，就回去了。

第二天是年三十，靠山村的这一天依旧是在一片沉寂中过去了。

大年初一的下午，大春和袁桂香一起来给吴解放拜年。

穷花给他俩端上水，捧出一堆葵花籽儿，这是靠山村大年里的标准待客礼遇。吴解放借花献佛，把大春送给他的卷烟拿出来请大春抽。大春平时不抽烟，今天也逢场作戏接过一支烟来点上了火。抽烟能活跃一下谈话的气氛。闲聊就从卷烟聊了起来。

吴解放还记得去年过年大春送给他的两支中华牌卷烟：“大春，咱还记得你上回回靠山村给咱的两支‘中华’烟，城里什么人抽得起这贼贵的卷烟？”

“城里抽得起中华牌卷烟的人大概有两类人。一类是发了财的大老板。他们中间出了不少的亿万富翁。他们有小别墅、小汽车，买一辆高档的小汽车要花一百多万，甚至几百万，买一幢小别墅要花几百万，甚至上千万，你说他们买中华牌卷烟的这么一点点钱，还算个啥？还有一类人是：抽的不买，买的不抽。”

“啥叫抽的不买，买的不抽？”

“手里有权的干部和企业里的领导，他们抽‘中华’牌卷烟自己不用买，全靠别人送，或者到公家去报销，这叫抽的不买；给领导和干部买烟、送烟的人，他们自己抽不起‘中华’牌卷烟，所以买的不抽。”

吴解放有点羡慕：“城里老财的钱真贼多。如果咱能有钱，只要能顶上他们的小指头就够了。”

“他们的小指头，叔你几辈子也花不完。他们在大饭店吃一顿饭，也要几千块、几万块的。”

“吃啥样的菜这么贼贵？”

“听说大饭店里有鱼翅、海参、鲍鱼、燕窝、石斑鱼、三文鱼刺身、澳洲大龙虾、加拿大深海蚌，反正都是一些稀罕的东西。咱只是听别人说过，咱一样也没有见过，究竟是啥咱也说不好。”

听了大春的一席话，吴解放胜读十年书。他现在才知道，虽然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，但是过的日子却有着天壤之别。他感到自己活得太可怜了：“现在的老财真不得了。他们从身上拔一根汗毛也比咱的腰还粗。”

见吴解放这么说，穷花不失时机地把话插了进来：“爹，大春哥在外面闯荡了几年，见识可太多了。要是他一直窝在咱这靠山村里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出息，你说是不？桂香大老远地从贵州跑出来，不也是图个出息？”

吴解放不识穷花话里暗藏的玄机：“咱活了几十年，最远的只到过区域。外面有啥事咱是两眼一抹黑。大春和桂香年纪都轻，在外面多闯荡闯荡也好，起码能多长点见识。”

大春把吴解放的话头儿接了过去：“桂香的老家贵州，那里和咱这里也差不多。老话里说贵州是‘地无三尺平，天无三日晴，人无三两银’。桂香在贵州老家



过的日子原本也挺艰难,出来打工后比原先好多了。”

穷花见大春的话已说到了火候上:“爹,咱也想出去打工,你看行不?”

吴解放吃了一惊:“你要出去打工?”

“是啊。咋不行?”

“你一个从来没有离过家出过远门的闺女,只要一走出咱这个县,恐怕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,咋出去打工?”

穷花不服气:“路就在嘴下边。咱不认路还不会问路?桂香你那年咋从贵州出来的?”

袁桂香说:“那年我和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一起乘汽车先到了贵阳,大家买了直达南边的火车票,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就到了。现在交通发达,上哪里去都方便。”

吴解放对穷花的想法毫无思想准备,他招女婿养老的想法一直没有放弃,所以他必须找一切理由来阻止穷花:“人家桂香出来是同一伙小姐妹一道走的,路上大伙互相照应,不会有啥闪失。你一个大闺女一个人出去打工,做爹的咋能放心?大春不是说外面坏人很多吗?咱看你还是在家安逸。”

穷花及时地把大春抬了出来:“大春哥初五就要回去了,咱和大春、桂香一起去,一路上还会有啥闪失?”

大春也帮着穷花:“叔,如果穷花和咱们在一起,保证路上不会有啥闪失。”

吴解放听穷花、大春这么一说,知道今天大春的拜年与以往不同。大春和桂香今天有目的、有预谋地为穷花做说客,而且极有可能是他们与穷花事先串通好的,他想招女婿的计划有可能要成泡影了,但是他仍然不肯轻易地退让:“穷花,你娘死得早,如果你再出去打工,剩下爹孤零零的一个人咋办?”

穷花说:“咱又不是一去不回了。咱不在家的时候,金花靠爹最近,让金花常过来看看爹。假如咱打工打得有根基了,咱接爹过去和咱一起过几天好日子。爹,你看成不?”

大春也帮穷花敲边鼓:“叔,咱看穷花的想法不错。哪天穷花发达了,叔就真能跟着穷花过上几天好日子了。”

知女莫如父。吴解放知道穷花从小就有一股倔脾气,她不像金花那样顺从。他知道大势已去,只得作出让步:“大春初五就要走?为啥这么急?”

大春把急着走的原因向吴解放作了一番解释。

穷花见爹没再说其他多余的话，她猜想爹已经不再坚持反对她出去打工。她今天大功告成了，她打工的梦想即将实现。

大春和桂香又坐了一会儿，大春又给吴解放说了一些大款包二奶的事。吴解放听了大发感慨：“想不到现在的老财也娶小老婆，还有二房、三房的。这几年的世道真是变了，变得真不少。”

大年初二那天，嫁到三十里铺的大女儿金花和女婿小唐来给吴解放拜年。金花把已经五岁的儿子唐亮也带来了，吴解放看见活蹦乱跳的外孙很是欢喜。小唐把年礼交给老岳父后，就坐下来和吴解放说话。吴解放一下就说到昨天穷花提出来的出去打工的事。他昨天虽然勉强同意了穷花的要求，但是心里始终还是不甘。他想让金花劝说穷花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希望穷花能打消出去打工的念头。

吴解放对金花说：“昨天大春来拜年的时候，穷花和咱说要跟大春出去打工，大春也在旁边帮腔，咱想拦也拦不住。你说这事咋办好？”

岂料金花也站在穷花这边：“穷花出去打工当然比待在家里好。天天坐在家里等，天上能掉下钱来？这几年咱家要不是小唐到西安去捏面人，打些零工，咱这个小家也支应不下来。要不是小唐打工每年挣几千块钱回来养家，咱家的儿子也养不起。现在的娃儿条件也高了，每天只有小米粥、玉米饼硬是不行了，他们的嘴比咱们小时候刁多了。”

穷花见金花支持她的打工要求满心欢喜：“姐，不过咱走了家里就剩下爹一个人了，你得常回家看看，看咱爹是不是缺点啥，给他买上。”

金花应承下来：“你尽管放心去。咱会常来看望爹。咱也会捎信给银花、桃花、梅花她们，关照她们抽空常回家走动走动。”

吴解放又向小唐求救：“你看穷花出去打工成不成？”

小唐也表示赞成，还向岳父说了一些他在西安打工的经历和见闻，什么大雁塔、小雁塔、西安碑林、秦始皇兵马俑、临潼杨贵妃洗澡的贵妃池等等。

看到在穷花出去打工这件事上，风向几乎是一边倒，吴解放这时感到自己是彻底的孤立无援了。穷花出去打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。

因为金花和小唐下午还要赶回去，他们就抓紧时间带着年礼去给吴新生拜



年。金花已经一年未见过大春了，她现在很想见见他，还有大春的女朋友袁桂香是从贵州来的，她也想见见是啥样。穷花陪金花等人一起去大春家，把吴解放一个人孤零零地撂在家里。

吴解放在家细细地回味刚才金花和小唐说的话，他这下又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外面的花花世界太精彩，对现在的年轻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和魔力。现在的靠山村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，已经无力留住现在的年轻人了。

在初三、初四这两天里，穷花忙着作出去打工的准备。根据大春的嘱咐，穷花必做的准备有两项：到村委会开一个外出务工证明和未婚证明。没有这两个证明，到了大城市办暂住证和找工作都不成，还有自己的身份证也不能忘了带。

乡下的村委会没有春节放假的习惯。初三下午，穷花直接找到村委会主任家里，她向吴主任说明了来意后，吴主任二话没说就把这两项证明开给了穷花。穷花剩下的准备工作是收拾出门用的衣物。大春说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换洗用的一些内衣裤外，其余的旧衣旧裤不值得带了，以后到了城里买新的。因为穷花的衣服本来就少得可怜，所以收拾衣物的工作异常简单。穷花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该带的衣物收拾好了，全部该带的衣物包在一个布包袱里，不过五六斤重的样子。

吴解放一直在一旁看穷花收拾东西。穷花是他最小的闺女，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儿。穷花后天要离开他到一个未知的城市去了，她要去闯荡一个未知的世界，虽然有大春、袁桂香和她在一起，他仍然放不下心来。假如穷花有个三灾两难，他和穷花相隔千里、鞭长莫及，一点劲也使不上。吴解放虽然先后有四个女儿离他而去，但是她们是出嫁，她们的未来是可以预知的，而穷花的未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，他当爹的怎能不为此担忧呢？可惜穷花此时此刻是无法理解他这个当爹的忧虑。

吴解放等穷花收拾完了，把她叫了过来。他哆哆嗦嗦地从炕席下拿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小布包里又是几个红纸包。吴解放把几个红纸包一个个打开，里面是一些百元大钞。他从这些钱里数出了一千元钱递给穷花：“穷花，这些钱是你几个姐姐出嫁时，你几个姐夫家给的聘礼。这些年来咱不管再难，咱也没舍得动它一个子儿。这些钱原本是为你招女婿备下的，现在这些钱啥时候用得着还是用不着，咱都不知道。你这次出去处处离不开钱，这一千块钱你先拿着，给你在